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七》释·第95讲

释法音法师于2009年5月21日讲授

前行：

修学正法应如祖师菩萨的宗规，以刻意发起为饶益法界有情，誓必证得无上菩提果，以此动机来讲说听闻大乘菩提道次第。首先，生起由皈依心摄持奉行业果的共下士道次修心，再以出离心摄持修学增上三学道的共中士道修心，进而由菩提心摄持修学大乘不共深广二道的上士道修心。

发心欲求佛果的菩萨必依于次第而修心，当下所学为共中士道，依于《广论》共中士道次修心有四大科判，即：正修意乐、生起之量、除遣此中邪执、以及抉择解脱道性。

首先正修意乐，是指经由思惟四谛、十二因缘共乘的法类而启发厌背三有苦及希求解脱乐的出离心，若不具此意乐，所修终不成共中士道。

第二，生起之量，是指经由如前所述的修学出离心的方便，其生起之量为何？大乘行者的出离心是以利他为主，其目的是为了发起大悲心，非同二乘以我爱执摄持的自利出离心；故经由思惟自他众生、三界六道轮回苦以及苦因，心中很自然地生起厌离而欲求灭道二谛功德的心，此名生起出离心之量。

缘念自身苦欲求出离希求解脱是为出离心，若缘念他方有情苦，不忍其蒙受

诸苦而欲求出离、予以救拔，则为大悲心，二者行相相同，但所缘不同。

虽然出离心为二乘教法，但也是菩萨必修品，因为没有出离心即无大悲心。

当下研讨除遣邪执，承前所述，有些行者误解一心上求佛果、下化有情的大乘菩萨，不须修持出离心，此为二乘行者所修品，此观念是错误的邪见。虽然动机与目标不同，但既然为上乘菩萨，即须含盖修习小乘功德，设不如此，成违背佛说意趣。

正文：P189⁺5~190⁻5

故见三有一切过失，虽极厌离，然由大悲牵引意故，不断三有者，是为希有。

提要：

大乘菩萨心中虽已具足厌离三有之心，但因为大悲，不能忍受众生苦，悲心彻骨髓，故当见如母有情同我一般的蒙受轮回之苦，而刻意不断三有，反以大悲心投生入世。

意指，大乘菩萨见轮回所摄的六道一切有漏过患，十分厌离也具欲求出离之心，然由往昔大乘种性的觉醒，令发大悲心，故以慈悲之力的牵引，刻意不断而投生三有，便以慈悲投生三有，这是极为稀有难能可贵的。

补述：

往往由于颠倒理解佛经之义，而说菩萨不惧三有；事实上，菩萨是以大悲入

生死，非以惑业入生死，彼二者投生之理大有不同，此是由于不了解佛经真正意趣引生的误解。菩萨完全厌离以烦恼及业力入生死，然为了积集成佛资粮、度化有情成办义利，故菩萨喜以大悲入生死，由此显见菩萨入生死与佛经所说并不相违；反观一般轮回的有情，因不具厌离心，更不具大悲心，故以惑业投入生死。

事实上，菩萨珍爱有情，不致力于自身的解脱之乐，反以愿力投生轮回，悲心住世利益有情，诚如祖师说：「如母众生轮回中，思诸痛苦心难忍」之义。也就是，一心厌背三有，见众生苦而欲求救拔，故投生三有。

若见三有盛事，如妙天宫，爱未减少，借利他名而云，我等不舍生死，智者岂能将以为喜。

提要：

论述假名菩萨心行相违之处。

是说，既然菩萨是以大悲入三有，倘若有菩萨见轮回所摄有漏三有的圆满盛事，犹如见到殊妙天宫般的殊胜，贪着不舍，贪爱并没有减少，不生厌离，反而假藉利他之名，而说：我等是不舍生死的（岂不可笑矣），这岂是智者的欢喜道（因为智者不喜轮回本身，但喜于轮回利众，以大悲心摄持圆满二资粮）？

补述：

菩萨具大悲，不舍有情苦是名真菩萨；反之，若贪爱不舍即为虚假菩萨（以

不具出离心故)。可想而知，既然丝毫不欲求小乘涅槃寂灭之乐，岂有贪爱轮回所摄的下劣有漏世间安乐的菩萨呢？

尊贵大悲尊者说：何以菩萨住轮回而不染着？其理由，有三：

1.以大悲心之力，见自身痛苦显得极为微小，至诚誓愿取受众生之苦，因此不染着轮回。

2.以智慧之力，信解苦的实相，观自他众生蒙受之苦皆无自性，三轮体空；亦即于苦的缘起中证悟实相，于苦乐之境皆坦然接受，故而不染着轮回。

3.以苦缘转为道用，即得苦乐时能发愿：「有苦担众苦，愿苦海干涸，有乐皆分享，愿乐满虚空。」如是修行。换言之，当自陷于苦时，愿一切有情之苦，悉皆由我一人予以承受，祈愿众生的无尽之苦能如大海般的干涸；当身心安乐时，愿一切有情悉皆同我一般，并祝祷一切有情能常乐无尽；如是即恶缘转为成佛资粮的助伴。

一般而言，见苦苦生悲悯，见坏苦理应生悲心，假如反而羡慕与嫉妒，这是不知苦性的征相。故菩萨必然定解苦的行相，有说不知苦性，焉得知乐？

盛事：指善引业、善满业所感得的善果，上至无色界止观的功德，下至欲界善趣的五圆满等。

《中观心论》亦云：「见过故非有，悲不住涅槃，利他具禁行，而安住三有。」

中观自续派祖师清辩论师《中观心要论》说：菩萨见惑业力所感得的轮回的

过患，故不喜、不贪着惑业三有的轮回生死；由坚固的大悲心，故不取证、不安住于小乘涅槃寂灭之乐；与此同时，以大悲心之力，为荷担如来的佛行事业，欲求救拔有情离苦得乐，故依菩萨戒摄持，承诺行持深广的菩萨行，乃至轮回未空之际，永不舍有情、救拔有情，依此安住于三有中。

补述：

大乘种性觉醒者具四种特质与征相：

- 1.具足坚固不动的大悲心——即于敌人、亲眷皆平等生爱，不舍任一有情，不离大悲心。
- 2.信解大乘法。
- 3.忍受利他行。
- 4.好乐六度四摄。

又《菩萨地》说百一十苦，是于一切有情，发大悲之因。

无着菩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论〉说：大乘菩萨必须思惟、作意一百一十种苦，才得以生起大悲心；也就是，如是缘着总的、别的不同有情，数数思惟、作意彼蒙受诸苦之心，便是菩萨发大悲心之因。

补述：

大悲心：即缘他方众生苦，心生不忍，而生欲求救拔荷担之心，名大悲心。

一百一十种苦，可从三点予以集摄：

- 1.由有漏器世间及有漏有情世间的二种苦予以集摄。
- 2.由有漏的身苦及有漏的心苦予以集摄。
- 3.总摄于三苦之中。

此外，大悲心是一切诸佛生起功德的泉源，这也是佛教不共于他教之处。

由见如是无边众苦，心生恒常猛利不忍，而云于生死不稍厌患，极为相违。

意即，若为大乘菩萨已定解自他众生的十二因缘，见其流转轮回的无边诸苦，见有情蒙受三苦随一的无量苦受而由衷不忍，生起欲求救拔，令其出离；但是与此同时却又说我并不欲求厌离，于生死轮转不生厌患，岂不是颠倒理解菩萨行，自内相违？

补述：

度众，主要是拔苦予乐，若以入世当幌子，于世间仍贪着不舍，实乃为假相的菩萨行，因为不具出世间的厌离心；究实说来，令一切有情悉皆离苦得乐，才符顺于佛教的精神，亦即厌娑婆、欣极乐之意。

《大智度论》说：「如慈母养育婴儿，虽复尿屎污身，以身爱故而不生瞋，又悯其无知，菩萨于众生亦复如是。」是说，一心欲求令有情离苦得乐的菩萨，如同慈母育儿般的对待一切有情，不论有情如何百般伤害，皆不生瞋，如同孩儿尿屎

于母亲身上，也不因此而生瞋，反更加倍慈爱；譬如当众生烦恼炽盛、无理取闹对待菩萨时，彼菩萨的悲心坚固，仍不舍有情的道理是一样的。故说以愿力投生轮回行利他行，并非以惑业入生死，如是以出离心及大悲心互为成立大乘的菩萨行。

《四百论》又说：「诸智虽获增上果，仍同地狱可怖畏，何时亦无乐可言。」说明，若具智慧的菩萨，即使获得短暂有漏增上生的圆满果报，心中如见地狱般极可怖畏，因为三界轮回如火宅，无有安乐可言；此颂正也相顺《法华经》所说「三界如火宅」之义。

若于生死心善出离，次见有情皆自亲属，为利他故入三有海，此道次第亦是菩萨观行《四百论》之意趣。

若为大乘菩萨必经由思惟自身的四谛、十二因缘、轮回与解脱的一重因果，深刻体悟轮回一无是处，无针尖般的真乐可言，欲求出离；此心续进而挪移至有情之身，见一切有情皆如亲眷想，现可悦爱慈，悉皆同我一般正蒙受万般难忍之苦，彼时则转成利他心，依此而以愿力投生三界六道随一。确切地的说，菩萨于利他视如命根，且利他心也为最胜之戒，诚如发愿文说：「菩提我勤行，一心愿成佛，至终一有情，未度我当度。」关于这点，于道次第如是而说，也是菩萨观行《四百论》所说的真实意趣。

补述：

大悲心生起之因，即：1.视众生为亲眷想（即可悦爱慈）。2.知自苦（即出离心）；离此二因，必不生大悲心。

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所造《四百论》有十六品，前八品诠释行品，后八品则为见品，以中观应成派见地，宣说大乘深广二道，即菩萨的观行内容与次第；例如《四百论》说：「先遮止非福，中间破除我，复断一切见，知此谓智者。」即应先遮恶行的非福业、中遮烦恼恶心的我执、后断我执习气的所知障，如上次第便为菩萨的观行。

此外，也可援引《大乘宝要义论》说，众生有三种，即：

1.多诸有情于诸身命等皆生爱着，以爱着故，广造恶业堕恶趣中——指有情由于贪着自身的生命，依此造业故堕恶趣。

2.若复有情起大悲已，于身命等不生爱着，以不着故生于善趣——是说，有一类有情，基于悲心，于自身不生爱着，依此而投生善趣。

3.复能于彼一切有情，运心广行布施等行，一切善法相应而行，修菩萨行者以大悲心而成其身——是说，有一类有情，将成办自所离苦得乐的方便，也如其挪移至他方有情，令他有情亦复如是造作乐因；例如自造十善业，也令他有情也造作十善业。

如上主要显明，大乘菩萨以利他为命根，任运行持利他行，依此圆满二资粮；

也就是，厌离烦恼入生死，喜以大悲入生死。

月称论师于彼释中亦详明之，如云：「由其宣说生死过患，令意怖畏求解脱者，为令决定趣大乘故，世尊告曰，诸苾刍有情类中，不易可得少数有情，经于长夜流转生死，不为汝等若父若母儿女亲族，随一处所。」

月称菩萨《四百论释》的道次第有详说，菩萨以利他人三有的意趣；文中说：世尊初转四谛法轮，为令有情或诸苾刍了知生死的过患，知自身的苦及苦因，令生怖畏而欲求厌离，出轮回希求解脱；进而，不单单只为了自己解脱，更应趋入于大乘道的修行，成就佛果。故佛于经中告诸苾刍说：不同有情依四生随一投生，长劫无有间断，此由圣言量可知，无一众生未曾为我的母亲、未曾为我的父亲、为儿、为女、或为六亲随一，不论投生任一处所、任一世中，皆亦如是。

补述：

如上观待我与一切有情，一旦轮回无始，在未得解脱之际，不论投生何时、何处、何角色，没有一位有情未曾当过我六亲眷属随一的角色。对此，佛于二转法轮宣说《般若经》亦有明说：「诸苾刍一切众生类，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姊、如妹等。」故依于圣言量证成有前生后世，没有一众生未曾当过亲眷，这是比量、现量难以推知的。由轮回无始无终以及心识无始无终之理而生起众生决定曾经当过我的母亲，由此成立知母，如是思惟知母观，随即能生念恩、报恩之心，

甚而理解深细的业果之理。

而佛的主要意趣，是令有情不止于小乘，更应趋入大乘的修学，成就佛道。

《八大人觉经》说：「生死炽燃，苦恼无量，发大乘心，普济一切，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这也是指菩萨的八种觉悟之道，此中意涵即如上说。

了知世尊如斯言教，菩萨为以大乘道筏，度脱无始流转生死，为父母等诸亲眷属，无依无怙诸众生故，安忍跃入。

了知如上世尊言教次第，即先由厌离生死，而后思惟众生皆为亲眷，如是菩萨便以大乘的悲智双运宝筏，运载群生至彼岸；为了度脱无始流转于生死，曾经为我的父、我的母、我的六亲眷属随一有情，彼等具苦及苦因，其不具慧眼，且没有善知识引导，无所依怙极为可悲，将堕入三恶道的险崖，由见诸苦心生不忍，而安忍喜入生死利他，此即如云：「愿度无量群生众，远离一切忧怖心。」

补述：

大乘道：指大乘的甚深道与广行道。

无始无终：指没有第一因与最后因。

菩萨以知轮回过患极不殊妙，却欢喜入生死，是基于不忍一切如母有情正一步步的趋向险崖，故而投入生死，欢喜轮转生死，犹如大象在炎暑中喜入莲池、

亦如群鹅于热天飞入池中一般。

显乘菩萨不能以瞋利他，但在未断贪前可以贪利他、度化有情，例如以合光同尘的方式，去贪而不着；此外，一心利他的菩萨，于任何时、处见暴恶众生皆视为宝贝、如值遇宝藏，喜行利他，一心唯欲求拔众生苦。因此佛法的主轴，乃在于启开智慧眼、长养利他心，以智慧眼看实相，即不会颠倒，以利他心度众生即不会痛苦，如此既不颠倒又不痛苦，自然即得乐。

无上密咒亦须此理，如圣天《摄行炬论》云：「以此次第，应当趣入极无戏论行。其次第者，谓修行者最初当念，无始生死所有大苦求涅槃乐，徧舍一切猥杂，下至王位自在，亦当修苦想。」

提要：

即便是无上密续的密咒修持亦应如显乘的修行之理，此即顺为遮遣了菩萨不须修习出离心的邪执。

是说，无上瑜伽部也必须具足如上诸多道理，关于这点，如提婆菩萨阐述密续的《摄行炬论》说，以此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的修学，应趣入全无事行的最高的修行。其修行次第的最初也必具出离心——由知生死轮回的一切过患而欲求解脱之乐；即当遍舍一切轮回的言教与恶友及王位，于一切的圆满盛事悉皆修苦的本质(即修苦想)，依此进而修习利他心。

补述：

戏论有八种：

- 1.自性有——即所遮品。
- 2 我执——即所断品。
- 3.世俗谛——即非究竟实相。
- 4.分别心——即混着总义而理解诸法之心。
- 5.二现——即世俗显现与实有显现。
- 6.凡是存在的法——指一切法，含空性也皆为戏论。
- 7.学佛不调心——即学佛落于文字。
- 8.无上瑜伽部——指诸多事行。

无上瑜伽部的修行，主要是以欲为道，其终极目的乃为成佛，其行是指受用佛母或业印、智印之行；因为必须现起最微细心亲证空性而断二障，故须经由修行无上瑜伽，具足内外因缘而生乐空无别的智慧（即大乐与空性）。

然修彼道须修三行，即：1.具戏论行。2.无戏论行。3.极无戏论行。

极无戏论行：指至高的瑜伽师完全不依手势或密语等戏论而修习——即专注观想与智慧佛母或智印和合，结合睡觉光明而修双运，现起乐空无别的三摩地，是专注相合于乐空无别智的修习之行。

第四抉择能趣解脱道性者。

第四，显明圆满趋行解脱，理应抉择、修习解脱道，此解脱道主要是指戒、定、慧三学。

如室利胜逝友云：「沉溺三有流，苦海无边底，喜掉无厌畏，何物在我心。贫难求护坏，离及病老衰，入恒炽然火，觉乐宁非狂。」

提要：

再次强调厌离生死的急迫性，并应以何身修行及修习何道。

如《室利胜逝友经》说：凡夫众生因业力，故沉溺于三有轮转的大海流中，彼苦海深不见底，无法测量；如果实况即是如此，却又不生厌离，反而贪爱耽着而跃入，丝毫不起怖畏，那么，这到底是有何物梗在我心，令我如是迷昧？于生死海中，贫苦者难得所求，汲汲营营守护的人事物却易于失坏，不可常保；生离死别苦、病苦、老苦、一切衰损之苦无有间断，如恒时趋入猛火燃烧中，面对如是种种苦相，仍不觉知要心生厌离心，岂不是迷惑狂乱？

补述：

苦海虽无边底，但轮回海却最深，以不可数故。一般来说，可可爱的人事物诸境皆有：未得不得苦、已得畏失苦、已得而失苦的三种苦受。

师长说：不具智慧与善心，必是依于顺缘、逆缘而起烦恼与痛苦；相反地，具足出世间的缘起观的智慧与善心，则易获得安乐。

又云：「噫，世具眼盲，虽现前常见，后仍不略思，汝心岂金刚。」当自策励，修习生死所有过患。

又说：哎呀！可悲！世人如具眼睛的盲者，虽现见诸多众苦，且蒙受其中，后却极少思惟苦因及离苦之道；如果这样，汝心岂非如同金刚般的坚固不变、如不动固执不化吗？故理应策发修习轮回所摄的种种过患，生起出离有漏的情器世间的心思而趣行解脱。

补述：

一般有情心如金刚不变，表征心未入法；出离不是搬家，而是调伏内心的三毒，了知一切都是三毒的果报，如阿罗汉以不离三界而证果。

出离：是指远离执着三界的烦恼而言。

如《七童女因缘论》云：「见住世动摇，如水中月影，观欲如瞋蛇，盘身举头影。见此诸众生，苦火徧烧然，大王我等乐，出离往尸林。」

如《七童女因缘论》证道传记说：已见安住于轮回的苦世间是极不安住，具动摇无常的体性，一如风之吹动令水中月影摇晃无常不住；如是观照世间的五欲

之乐，也如同具瞋害心的毒蛇，盘身举头伺机损害众生的身影一样。因此，见到了六道悲苦众生为轮回的三苦大火所猛利遍烧炽热着，为此，大王，我等唯一爱乐、欲求出离三苦轮回的解脱者，愿能常住尸陀林证悟正法。

依正世间，刹那不住灭坏无常，犹如水月为风所动。诸欲尘者利小害大，等同毒蛇身所现影。

是说，依于有漏有情世间的生住异灭，刹那刹那坏灭无以安住，极为无常，犹如水中月影，为风所吹动，显得模糊不明；此喻五欲尘之乐实是具损害性，利益极小，如同毒蛇盘踞所现的身影一样。

补述：

《法句经》说：「观此粉饰身，疮伤一堆骨，疾病多思惟，绝非常存者。」即应数数思惟粉饰之身，其疮伤如一堆骨骸，四大不调多害病苦，彼身躯非恒常性，变化多端，乃是有漏的苦果。彼粉饰身依次推为皮肤、而下为血肉、而下为骨、骨髓等，若能如是观察、思惟，久而久之则易生厌离可怖之心。

又见五趣，炽然三苦大火烧恼，由见是故厌舍三有，生如北方孩童之心，欣乐欲得出离解脱。

如前所述，由见五趣有情，于炽燃猛火的三有中燃烧，或正蒙受三苦随一，

由见彼实况心生厌离欲出脱三有海，如藏北荒野孩童，难有机会受用炒面等食物，因此唯一爱乐、欲求出离。

补述：

五趣：指三恶道、人道、天道(阿修罗除外)。

苦的根本在贪，贪的根本在无明，致使不得解脱。《四百论》说：「胜者心苦害，贫者身苦害。」是说，富贵有情以琴棋书画度日，终其一生，但为内心之苦所系缚，不以为足；贫困有情则以追求微小利益而不知足，为身苦所系缚。依此看来，世间无非是身心随一折磨的世间。由此思惟是否继续轮回，全掌握自己手中，故应精勤修习解脱道，亦即先生起解脱之心，进而修习解脱之道。

重点思考：

- 1.为何大乘菩萨心中的出离心，希有难得？
- 2.心行相违的假名菩萨，彼意乐为何？
- 3.大悲尊者说，菩萨住轮回而不染着的理由，有哪三种？
- 4.何谓：「见过故非有，悲不住涅槃，利他具禁行，而安住三有。」之义？
- 5.大乘种性觉醒者，具有哪四种特质与征相？
- 6.一百一十种苦，可从哪三点集摄？
- 7.《大乘宝要义论》说，众生有哪三种？

8.戏论有哪八种？

9.无智慧与善心与具智慧的善心，二者有何差异？

10.何谓《四百论》说：「胜者心苦害，贫者身苦害。」之义？